

柴姆·苏丁(1894—1943),白俄罗斯裔犹太画家,出生于明斯克附近斯米罗维奇的一个贫困裁缝家庭,在11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十。为逃离犹太居住区的贫困,他辗转明斯克、维尔诺等地学习绘画。1911年,在一位医生的资助下,他前往巴黎,进入巴黎美术学院高蒙画室学习。他对巴黎的表现主义绘画思潮做出了重要贡献。1922年,美国收藏家阿尔伯特·巴恩斯购藏其52件作品,改善了他的经济状况。苏丁的绘画深受欧洲传统艺术熏陶,尤其受伦勃朗、夏尔丹和库尔贝等大师影响,但他的画风独具一格,更加关注质感、形状和色彩的表现,在传统绘画与正在兴起的抽象表现主义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。

2023年夏季,等待了一个多月的“柴姆·苏丁:逆流而上”特展终于开幕。那年八月我们抵达杜塞尔多夫后,得知北莱茵-威斯特法伦K20艺术收藏馆将举办柴姆·苏丁的杰出作品展,真是喜出望外。首次面对苏丁的原作,一整天的沉浸,他的作品的确是艺术圣坛上的奇葩和精神瑰宝,我深深地被打动了。展览展出了苏丁约60幅画作,重点呈现了艺术家早期的杰作,尤其是1918年至1928年间创作的各个系列。

午后走出展厅,苏丁作品里人物的那些眼睛似乎仍在回望你,不责备,也不恳求——只是静静地存在着,怪诞、晦涩,却又光芒四射。苏丁画中那激动人心的红色,传递出一种热情与恐慌交织的心理压力,久久挥之不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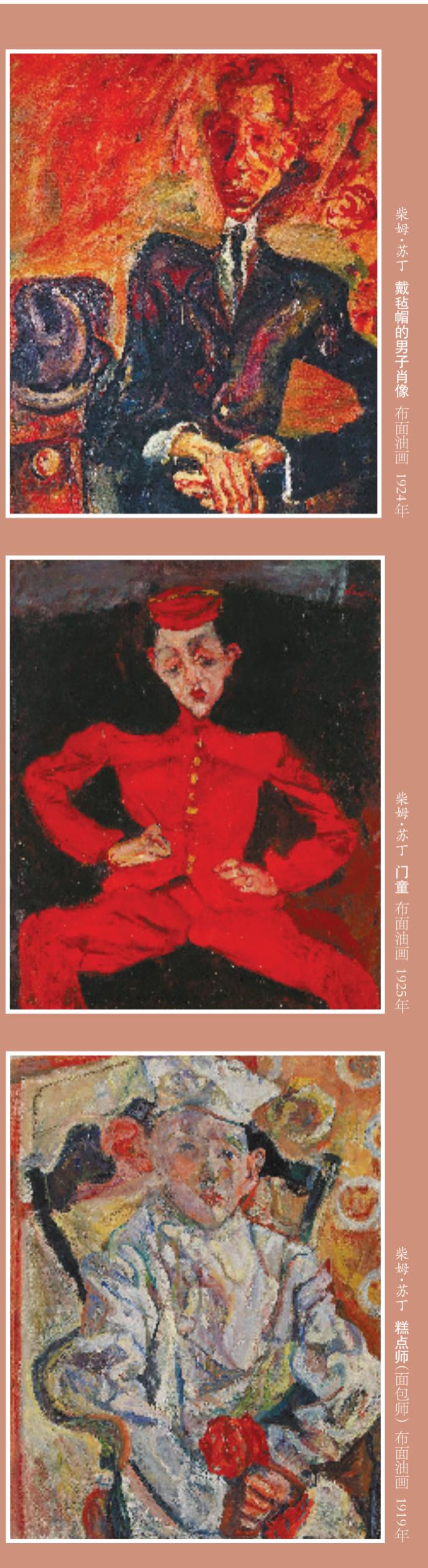
柴姆·苏丁是早期现代主义的伟大画家之一。他独特的画作既细腻又充满力量。他以狂野的笔触、奔放的色彩和扭曲的造型,表达了对生命和底层人民命运的关注和同情。他的模特包括侍者、女佣、厨师、祭坛侍童和唱诗班男孩。如同他描绘摇曳的风景和被屠宰的动物一样,他用这些作品为整个时代创造了强有力的图像。画中人物和主题之所以如此动人,是因为他们所展现的脆弱感触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存焦虑。展览作品的力量能迅速地将人带入他的世界,被那真实而发自内心的狂野笔触、色彩和扭曲造型所感染。

“逆流而上”——一部揭示犹太表现主义画家柴姆·苏丁生平的传记,纠正了围绕其作品的种种迷思,并证明了他对当代艺术界的重要性。苏丁早期作品中的流亡与疏离主题,受伦勃朗、夏尔丹和库尔贝的启发,他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表现主义语言,将艺术史与现代性连接起来,深刻地描绘了人类的脆弱以及在社会边缘的生存状态。他以厚涂技法创作的肖像画,笔触粗犷有力;他笔下激昂澎湃的风景画,以及他著名的屠宰动物画作,都以鲜艳的色彩表达了对生命的强烈渴望,以及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中深深的疏离感。

尽管他的作品获得了认可,苏丁终其一生都像个局外人,与他定居的法国的社会风俗格格不入。苏丁在明斯克附近的一个犹太人聚居区长大。1913年,他来到巴黎,为躲避纳粹,住进了传奇的

柴姆·苏丁:让颜料如情感般流动

■ 徐芸



艺术家住所“蜂巢”(La Ruche),与夏加尔和莫迪利亚尼等艺术家为伴。他的作品对德·库宁、波洛克、培根和杜布菲等艺术家产生了深远影响。苏丁对1945年后的绘画影响巨大,他是早期现代主义的关键代表人物之一,在德国尤其受到艺术界的推崇。

在《戴毡帽的男子肖像》中,苏丁将一位坐着的绅士化作一场颜料风暴。毡帽——像道具般被搁置一旁——象征着体面,然而,被画者修长而肌肉发达的双手和紧绷而炽热的面容,却诉说着一个更为岌岌可危的故事。火山般的猩红、余烬和焦油绿的色调仿佛散发着热浪;笔触在人物周围形成紧密的漩涡,使空气本身也显得躁动不安。这是苏丁笔下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,在这里,肖像是对情绪、阶级、紧张感和都市生活的深刻解读。看看那双手:夸张的、关节突出的,在深色西装的映衬下几乎闪闪发光。它们如同锚点般稳固着画面,暗示着紧张或压抑的能量,而外套则崩塌成紫罗兰色和墨绿色厚涂颜料形成的裂痕。苏丁压缩了空间——桌子、帽子、躯干和背景融为一体——使画中人仿佛徘徊在礼仪与爆发之间。这不是漫画式的夸张,这是一种迅捷而直接的共情。你能感受到画家在湿画法中挥洒颜料,刮擦、重新涂抹,任由颜料痕迹偶然地自然流淌。最终呈现的肖像,既饱含着人类的不确定性,又以歌剧般的色彩牢牢吸引着观者的目光。苏丁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让颜料如同人的情感一般流动。

贫穷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这一观念在战争期间及战后依然盛行。在此期间,苏丁创作了大量作品,同时也渴望获得成功。1916年,他的朋友阿梅代奥·莫迪利亚尼说服了自己的画廊主利奥波德·兹博罗夫斯基也代理苏丁的作品。这位艺术经纪人给予他一笔数额不大的定期津贴,并资助他留在塞雷和卡涅进行创作。1919年在塞雷创作的《糕点师》后来成为苏丁艺术生涯中的代表作。

创作于1925年的《门童》(又名《侍者》)也是他艺术生涯的代表作。这幅画以其富有表现力的扭曲而著称,捕捉到了模特内心的不安以及尊严与奴役之间的张力。画家运用厚重的颜料和鲜艳的色彩,描绘了人物悲伤而近乎怪诞的脆弱,突显了工人阶级的困境或服务业中非人化的一面,使其成为一幅震撼人心、令人不安的肖像,展现了一个身陷尴尬而忧郁的生存状态的男人。鲜艳的红色制服不仅仅是一种颜色,它象征着人物内心强烈而矛盾的状态,既体现了反抗与尊严(双手叉腰,姿态坚定),又体现了职业上的顺从,营造出一种紧张的视觉中心,凸显了服务阶层的人性戏剧,这正是苏丁富有表现力、近乎原始的肖像画的典型特征。对苏丁而言,色彩绝非仅仅是装饰,它传递着心理深度,红色正是描绘人物内心冲突和强大气场的关键元素。他将一幅简单的肖像画升华为对20世纪20年代身份认同和阶级问题的深刻探讨。